

外国人看中国抗战



华北前线

● [英] 詹姆斯·贝特兰 著

● 林淡秋 等 译

外国人看中国抗战

华北前线

[英] 詹姆斯·贝特兰 著

林淡秋等 译

新华出版社

外国人看中国抗战
华北前线
〔英〕詹姆斯·贝特兰 著
林淡秋 等 译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插页2页 210,000字

1986年7月第一版 1986年7月北京第 印刷

印数：1—3,800册

统一书号：10203·205 定价：2.00元

前 言

许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震动，也引起了各国新闻界的极大注意。世界各国曾有无数的新闻记者，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络绎不绝地来到我们这个饱经忧患的国度。但在相当长的时期，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军事封锁，中国人民在红色区域（抗日战争时期称解放区）所创造的革命业绩，并不为外人所详知。

首先冲破这种封锁的，是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他于一九三六年越过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冒险进入陕北苏区采访。他著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打破了国民党的十年封锁，生动而朴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工农的英雄的革命业绩。接踵而来的，是他当时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即尼姆·威尔士）写了著名的《红色中国内幕》（即《续西行漫记》）（此后，他们都又多次访问中国）。接着，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爆发了持续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这个时候，先后曾有许多外国记者，沿着斯诺所走过的路，来到中国革命圣地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或者深入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各解放区进行采访。他们在这里同中国解放区军民亲切相处，目睹了解放区军民战胜国民党和日

本侵略者及其傀儡政权的封锁，创造出人间奇迹的情景。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也和埃德加·斯诺一样，精心观察、研究中国，写了许多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情况的著作。在这里，他们不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旁观者，而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他们热情地讴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严正地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有些来华的外国记者，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到过解放区，也常利用各种机会，访问中国共产党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表，搜集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解放区的资料。尽管他们具有不同的国籍，各有各的政治立场，但都毫不例外地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这个时期，由于这些来华的外国记者的努力，产生了大量的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著述。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象斯诺一样，为促进对中国人民的了解，为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而奋斗不息，作出了贡献。

现在，我们计划出版一套丛书，专门选编抗日战争时期、来华的外国记者（包括作家或其他方面人士）所写的，报道或者论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事迹的著作。

出版这些著作的目录有二：

一是为我国新闻工作者提供研究参考资料，看看这些外国同行如何观察、分析、反映中国的抗日战争？从采访与写作的角度，看看他们如何表现这些重大事件？他们的文采怎样？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长处和应当吸取的教训？特别是有些出自名家手笔的佳作，更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同世界上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各国相比较，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诞生较迟，发展较慢，技术设备等也比较落后，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近百年来，随着中国人民的觉醒，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的新闻事业开始有了一定的发展。中国共

产党诞生以后，中国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中国兴起了崭新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从一开始它就显现出磅礴的气势，使得剥削阶级的一切报刊相形见绌。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尽管在国民党统治区遭到极其严重的摧残，在解放区则有十分严重的物资困难（这是国民党及外国侵略者的封锁造成的），它却仍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全国解放，最终打破了桎梏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的种种障碍，使它进入了飞跃发展的新时期。在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给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但是，即使有了今日这样空前规模的发展，想到我们伟大的共产主义前景，也不能妄自尊大，还应看到不足的地方。只有这样才有助于继续前进，取得更大的胜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拿别人的长处来补救自己的短缺，是需要我们长期努力的事情。这也就是我们选编这套丛书的目的。

二是为我国的中共党史、现代史工作者提供研究参考资料。我们选编的这些著作，不论作者的观点如何，每本书都或多或少地，或详或略地记述了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各派势力的动态，涉及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历史资料。国民党政府是在中国大陆上进行反动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一方面，它一贯地压制言论自由，实行原稿审查酷政，不许报刊反映事实的真相，他们象怕揭露自己身上的脓疮一样，害怕被人揭露出了官僚资产阶级的腐朽现象、反动措施以及人民极端痛苦的生活。另一方面，它只知穷兵黩武，不思进行建设，而在有关统计、图书馆、博物馆方面的建树，几等于零。这个政府囿于短视的眼光和狭隘的阶级私利，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也仍继续执行压制群众、限制言论，特别限制报刊报道共产党、解放区、全国人民群众的抗战业绩。而在

各解放区内，虽有民主自由的环境，人民的新闻事业有了广阔发展余地，但是由于战争的残酷破坏，频繁的战事所造成的人们的奔忙，日寇、汪精卫、蒋介石三方的严密封锁造成的异常严重的物资困难，当时各方面的档案、资料也难系统地整理、保存下来。因此，在中国，一个历史研究者，特别是研究近代史、现代史、中共党史的专家学者，其最大的困难和苦恼，就是缺乏系统地保存下来的档案资料或社会调查统计材料。现在选编出版的这些著作中的资料，尽管是一些片断，在内容上比较零碎，或者就其准确性上说来也不尽确切。但是，根据我们读后的印象，毕竟大多数是比较翔实可靠的。当然，由于作者的立场不同，对于同一事件的记述，往往表现很大的差异，确属难以避免的现象。只要我们认真查对其他有关资料，认真地进行分析，是能够识别有关资料的真伪的。

基于以上考虑，这套丛书选择的标准，主要是看每本书的内容，首先衡量有无研究、参考的价值。如果在资料价值方面不足，而有流畅的文笔，在文章风格方面又有可取之处，也酌情少量选入。

这套丛书定名为“外国人看中国抗战”。编选工作根据有关著作搜集情况而定。但在装帧、封面以及印制规格上力求统一。根据现在已汇集的著作，初步计划出版十本，准备一、两年内出齐。

这套丛书，大部分是过去出版过的中译本。这次重新出版的时候，只要原来译文通顺，忠于原著，只在文字上作些整理（主要是改正错字，个别词句上的文字修饰，尽可能地统一译名，但若寻找不到原著而有译名与别处不一致的地方，暂时只好保持原貌。如果发现原来译本毛病较多，则拟请有

关同志对照原著加以校订、修改或者重译。还有一些内容充实，在过去产生过较大影响而尚未译成中文的，拟约请人翻译。如果能够找到有关资料，对每本书的原著者生平（或其有关著作当时发生的影响、所起的作用），作一简短的介绍。

目 录

序幕：战争的前夜

- 一 岛国的人民…………… (1)
- 二 警钟响了…………… (8)
- 三 仲夏的疯狂症…………… (15)
- 四 “万岁！”…………… (20)
- 五 别日本…………… (27)

第一章 华北事变

- 一 芦沟桥的烽火…………… (33)
- 二 北平之围…………… (40)
- 三 壮烈的反正…………… (46)
- 四 古都的沦陷…………… (51)
- 五 真是战争了…………… (56)

第二章 到延安去

- 一 绕道山东…………… (63)
- 二 重临西安…………… (71)
- 三 在八路军办事处…………… (78)
- 四 黄帝陵…………… (84)
- 五 旅程的终点…………… (90)

第三章 战时的边区

- 一 在延安…………… (97)

二	中国的列宁	(106)
三	国民党和共产党	(114)
四	共产党的战略	(122)
五	“边区”杂写	(128)
第四章 到山西去		
一	别延安	(137)
二	越过陕北	(139)
三	渡黄河	(143)
四	山西的战争	(148)
五	退出太原	(151)
第五章 八路军		
一	政治动员	(157)
二	到总部去	(161)
三	朱德总指挥	(165)
四	教士素描	(171)
五	重遇史沫特莱	(175)
第六章 北上途中		
一	别总部	(179)
二	满目荒凉	(184)
三	战斗中的一二〇师	(189)
四	民众总动员	(194)
五	冰天雪地中的旅程	(199)
第七章 跟贺龙在一起		
一	师司令部	(205)
二	贺龙的一生	(209)
三	戏剧印象	(215)
四	萧克自传	(220)
五	新年	(226)
第八章 在前线		

一	一个旧式将军的肖像	(230)
二	“日落西山不回头”	(235)
三	前线巡礼	(239)
四	忆忻口大战	(244)
五	越过日军的防线	(248)
第九章 游击队		
一	旅司令部	(253)
二	游击战争	(257)
三	一个英雄的写真	(262)
四	“和平”和“秩序”	(266)
五	新的长城	(271)
第十章 统一战线		
一	归途	(276)
二	基督教徒和共产党人	(282)
三	第五纵队	(287)
四	汉口交响曲	(291)
五	香港琐语	(298)
尾声：盲目的侵略家		
一	第二年的春天	(306)
二	北平在阴影中	(312)
三	帝国的建筑师	(318)
四	东京的五一节	(322)
五	不是“朝日”了	(328)
跋穆欣	(334)

序幕：战争的前夜

一 岛国的人民

“你没带照相机吗？好。没带手枪吗？好。那么我们可以上岸了。”那位护照检查员把他的纸张收起来，向我略微鞠了一躬，表示欢迎我来日本。

他是一个面色沮丧的人，穿着一套破旧的黑衣服，有营养不足的表征，胡髭象张伯伦先生的。询问完毕之后，他的官样态度显然松弛了，他抱歉得很，竟问了我那么多问题。这是例行手续……他抓起草帽和伞，领头走出大厅。

我的新向导，在扶梯顶上停了片刻，欣赏着一大盆菊花。“在英国，”他带着惋惜的神情说，“你们是没有这样的花的。”

“什么？菊花吗？”我提出了一个温和的抗议。“英国也有的。”

“但那是不可能的。”他用爱抚的手指摸着大朵的花。“这是一种日本花。……”

这似乎不值得争论的，我们和气地走下码头，向火车站走去。狭窄的港口满是出入的船只，烟雾盘旋在水面上，被渔船的黄褐色的船帆划分开来。我吸了一口海岛上松树的清新的香气。

“真可惜，”我的同伴还是愉快地一心在想着花。“你

错过春季的花节了。但你还可以看到鸢尾花。日本”——一提到他的国家的名字，虽然用的是一种不熟习的外国语，也表现出一种爱抚的神情——“是‘花之国’。这里一年到头都是碧绿的，不象中国那样。中国是没有树的。”

我放过他末尾这句惊人的话语。“日本人到底觉得中国怎样呢？”

他深深地叹一口气，好象我提起了一个痛苦的题目。“我们怎样说才好呢，日本是希望和中国做朋友的，但中国人不明白这点。他们时常和我们为难。……”我马上浮起了一幅他所看见的中国的景象：云幕底下一片阴暗广漠的大地，一些小鬼一样的小东西在一个没有树木的旷野上蠕动着，向着“朝日”作出无礼的姿势。“我们不过只想帮助中国，可是那些中国人却是那样没有信义。这是很困难的。……”

我们到了车站，我谢谢我的友善的向导。他又带一点官样的态度向我告别。“那就是你的火车；你的确没带手枪吗？……不要忘记去逛那些帝国的花园。在这个国度里，总有些东西可以看看的。……”

他是对的。我在一九三七年七月间到达东京，看到比鸢尾花更多的东西。

在远东，人们要越过一股战争的洪流来回顾一九三七年春天，——正如欧洲回顾那已被遗忘了的一九一四年的夏天一样。在回想的时候，很难相信那些平静的日子是真的。

春天给中国带来了新生，由于最近一次严重的国内危险的和平解决，展开了全国统一的新希望。而日本，出乎中国人的意外，似乎并没有什么敌意。在东京和南京间的经常刻薄的交易声中却出现了一种异样的宁静。三月间，一个日本

银行家和工业家组成的经济使节团访问中国，带回一个善意的报告：听说他们还提议调整华北一些比较明显的不平等的关系。的确，在这个亲善的使节团与日本华北驻军之间，有过一些纠纷，但那是可以转回的。关于这，自由主义的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少将就成为热烈希望的集中点。

甚至在北平，这个从一九三一年以来，每年春天都要降临战争的黑影的地方，也似乎不应辜负这些吉兆。我们知道，日军并没有在夜间调动过。陆军大臣林大将的夸大狂妄的倾向，在外务省大大受到阻挠，因为当时外务大臣是真正开明的自由主义者佐藤。林在位的日子已经很有限了。似乎日本的“温和派”——太平洋的和平预言家们，时常带着一种极端的乐观主义，给这新创的政治集团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好象快要得势的样子。

至少，在这个时候更深切地研究远东这两个不和的国家间的关系，是很适当的；一九三七年五月，我就从华北动身到日本去了。但是经验丰富的观察家却在摇头。〔“这太象一九三一年了。”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我离开北平以前，对我这样说。“安静得使人不舒服。我恐怕我又会碰上第二个‘九一八’了。”我们都还记得，日本国内一个短期的自由主义的政府和它对于中国的不断的甜言蜜语，曾经给那突发的血腥的满洲事变奠下了基础。〕

显然地，十年以内决不会有人相信国际间的诚意，日本的外交界，有老鹰，也有白鸽。

（从中国经由满洲高丽直到日本的时候，会想起过去和现在的历史的教训。因为汉唐各代的中国文化，是经由高丽半岛，流过海峡，传到那偏僻野蛮的日本。在第五世纪和第六

世纪，高丽是中国文化的前哨，又是著名的佛教圣地，那时候，这潮流传输得最盛。日本得到它所珍视的全部文化遗产。

五千年前，中国用书籍征服了日本；现在日本却用坦克枪炮来做答礼。因为现在这潮流逆转了。日本通过高丽和满洲发动它在东亚的现代“文化使命，”——这是一种进步，但这进步的里程碑，不是图书馆和庙宇，而是用三和上和钢铁做成的更坚固的纪念碑。在朝北到日本去的途中，我们更明确地认识了这种征服潮流的涨落。

当时传来的消息，增强了这种观点。在大连（这个有现代的船坞，也有古代的马车的奇异的人工的都市，它是南满铁路的堡垒，也是日本威胁香港的北面根据地，）我们听到林阁快要倒台的最初传说。在汉城——东方许多中日艺术相融汇的地方之一——，倒阁的消息完全证实了。以近卫公爵为首的一个新政权，博得了海外的欢迎，被目为“改良内阁，”它决定继续外交大臣佐藤所开始的合作事业。

但当时新政府也仿佛有些地方不大明确。佐藤本人的位置，给与了广田弘毅，广田是一九三六年著名“三原则”（它们已成为日本的“东亚永久和平”政策的结晶）的作者，又是同年与德国订立《反共协定》^①的有力的外交经纪人。杉山任陆相，马场——重工业和军火的化身——任内相，这些

^① 这是颇值一提的。这个反苏的军事同盟，不久之后，由于法西斯意大利的加入而增强了。但在当时，日本民众对它很不欢迎，竟使得广田内阁走上颠覆的道路。但不到一年，它终于成了日本国际政策的基础。这具体地证明了日本的政府，是如何不能代表国家的真正的意向了。

名字，就足够压倒那虽然温和，却毫无政治经验的近卫了。如果我们从它构成的混杂来判断，这新内阁显然是来应付暴风雨的了。

这是我到日本时的一般政治情势。在自由主义者的圈子里，对于林的败退，还在相当地高兴，认为他是一个日本的克林威尔，打算废除议会来统治日本。这种手段，连那有名无实的帝国议会也觉得太急躁了。但是，这些自由主义者们，正如别处自由主义者一样，没有组织，而且过分乐观，他们在新政府中的位置，仍不过是一种希望，不是实际。

象现在的意大利一样，日本也是一个张开双手欢迎旅行者的国家，——只要这个人是个游历者，或是异国文化的研究者。你走进那些无关重要的田园，博物馆，戏院，以及大学图书馆里去，到处都安静地把门打开来，并且给你一种甜蜜的殷勤。人们对于这点，只有感激；我在日本的第一个礼拜，是过得够愉快的。如果空间和时间允许的话，我们在研究任何民族时，大都是着眼于它的文化的。

但是，时间是一个敌人；我到日本来，是希望看到比博物馆更多的东西的。自然，不用向导去游历东京的贫民区，或在晚上跑到无产阶级的娱乐场浅草公园看看，也可以看到一些真实的动态。要是到下等的卖淫区去看看，更能看出真象，那里有一些微小的艳装的动物，在格子后面象老鼠一样地觑着路上的行人。（这个世界第三大都市的妓女的总数，是很难统计的，她们大多数是被穷苦的乡下人家卖出来作这种生意的。）

但这仍然不过是真实的边缘。无论怎样生动，我们总不能从对照中得出什么结论来。“我想看看这个国家真实的内

部情形，不要光看这些装饰品。”一天我向一个经济学教授抱怨了，“我想参观工厂，跟日本的工人谈谈他们自己的生活。难道不能够住到乡下去，亲眼看看那真实的情形吗？”

那机警的微笑的脸上突然（有点近乎滑稽）变成一种警告的神色了。“在日本，是不容易去参观一个工厂的。也许你可以在假期，同一个日本学生到乡下去，但是我们必须选定地点。同时警察也要知道你在做些什么。……”

这是在东京一个大学的休息室里。穿着青色制服的学生们，正在外面的校园里规规矩矩地漫踱，他们都有一种超乎他们年龄以上的稳重。往常我遭到阻碍时，我就把弗利达·阿特丽的名字提出来，作为争论的起点。“你读过《日本的泥足》吗？”

这位经济学者，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竟点了点头。“当然，这本书是被禁止了；但我有一本，是为了批评用的。她所说的事实，大部分都是真实的，——我甚至可以给她一些更‘动人的’材料。但关于那些事实的解释，却完全错的。”

“你承认那些事实吗？例如关于劳动者的待遇，农民的境况等等？”

他吮了吮牙齿，这是日本人在作客气的辩解时普遍的动作。“我们比任何一个外国人都更清楚这些事情。但是一个外国人所永远不能了解的，是日本人的特性。我承认，女工们在工厂里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时，而且工资很低。但这些女工们，对于她们的工作是很快活的。她们接受一种艰苦的生活，因为她们知道，她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的替她们的国家服务。

“你们外国人不能够理解爱国主义对于一个日本人的意义。不仅士兵自愿战死在战场，就是每一个市民也肯为国家